

H. Spencer 著
任鴻雋 譯

漢譯
世界名著

教

育

論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月國難後第一版

本書過去售價一角

(二三七〇)

漢譯世界名著
教育論 一冊

On Education

每冊定價大洋柒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Herbert Spencer

譯述者 任鴻雋

發行兼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譯者序

斯賓塞爾教育論一書，在教育史上所占之位置，言教育者類能知之矣。其第一論主張科學智識爲最有價值，第二論主張教育之要義，在令學者自由發展其材質，皆爲近世教育改革家所取則。至其議論之精闢而踔厲，足取舊制度之壁壘，摧陷而廓清之，在斯氏書中，亦不多覩。此所以能爲半世紀前之西方教育開一新紀元，且至今爲人所服膺也。余惟吾國言科學重要及教育改革者，亦既有年，而所遇率多模稜影響之論；既未加以精密之研究，自不得有堅強之主張，而此種教育，終於句屈不達，不待言矣。斯氏諸論，意在鍼砭當時西方教育之積病，故辭多猛恣，不稍迴護。今其言已入於成功者之序矣，而吾國之中病，則與半世紀前之西方相若，乃以語言之隔，使吾教育界，不得親炙此名論而受其攻錯，寧非恨事？譯者夙好是編，行篋中常以自隨，舟車有暇，輒取選譯，閱時既久，居然成帙，遂以公世。讀者有疑原作出版已久，無與於近代思潮之事者，則請注意下列諸點：

(一)斯氏所言，一部分固獨標新義，一部分則爲人生常識，故其效用不囿於學校，其價值亦不限於一時，蓋在來人類家庭社會一切教育不可缺之書也。

(二)吾國教育方當新陳代謝之際，舊者之腐敗，既有如斯氏所詆訶，新者所取資，復不能不汲源頭於西哲，故斯氏之書，在西方若有過時之感者，在吾國則正爲對症之方。

(三)晚今學者好談新義，而於古人樹義遠大歷久不磨之著作，多未暇寓目。茲編之譯，聊欲補教育界之缺，而進學者於探本窮源之途耳。

至斯氏原文，曼衍繁賾，譯者比附裁組，極費經營，期於原文無所增損。其每節細目則譯者所增，期使讀者易於貫徹。文乃數年前舊稿，今亦不復更易，但求有裨時賢，無負作者而已。至斯氏諸論與當世教育之關係，則愛理亞氏一序，言之綦詳，并譯之以冠於首。

民國十一年十二月任鴻雋

愛理亞氏原序

斯賓塞爾教育論一書，分出於一八五四至一八五九年間，至一八六一年，乃彙爲一冊而刊布之者也。其詞氣猛激，凡所主張，在當時實爲革命。至其主義，除一端外，皆爲斯氏以前言教育者所倡導，又斯氏論中所反覆自明者也。斯氏所主張之新主義，貫注四論，而於一八五九年發表之『何者爲最有價值之智識』論中，尤推闡盡致。此論分人類活動之重要者爲自存，謀生，育子，作民，與審美愉樂五部；而斷言無論何類中，科學智識皆較他種智識爲有價值。又言有生之倫，官能以得用而益發達，故謂『某種教育爲求智識所必須，他種教育爲訓練心能所不可少』者，爲背乎天然調和之理。又謂以教材論，科學在在優於語言。科學不唯增進記憶力，且其所得，視平常記憶力有種類優劣之異。又養成判斷力，鍛鍊道德心宗教心，皆以科學爲最有效。斯氏於是爲之斷案曰，『無論導行與訓練，科學價值皆爲第一；蓋習事物之意，與習文字之意，其功用固自不同。』對於何者爲最有價

值之智識問題，斯氏僅以一字答之，即科學是矣。

是時英國教育，方重拉丁希臘文字及算術，爲教育正宗。相沿既久，若非是則無以入學術之林與公職之途者。斯賓塞爾所持主義，正與相反。雖與斯氏同時諸科學家，各於其學術範圍以內，鼓吹其同樣主義，然斯氏證喻之博，辯論之精，主張之力，皆當時諸人所未及。教育先覺之譽，斯氏誠當之無愧色矣。

當時教育界中，有歷久相沿之信習，爲斯氏所欲掊擊而去之者：第一，凡體智德諸育，皆以古訓爲本，不問童子之天然傾向與其動念。第二，謂教者告也，告童子以所宜知宜信宜言，是爲教育之本義。故講授書籍，爲教育之唯一方法。第三，乃最堅不可移之信習，則謂昔之教育方法，曾爲教師作者學士名人所從出，即屬至當無缺；蓋其結果既已共見，斯其價值不容致疑。斯氏於諸論中，攻擊此三信習不遺餘力。五十年來，其主義之在英格蘭，既已施之實際矣。其他文明諸國，亦莫不爲此主義所浸灌，而且有日進無已之勢。蓋有斯氏，而後康明理（Comenius），莽特恩（Montaigne），洛克（Locke），米兒頓（Milton），

盧梭 (Rousseau) 柏斯台洛慈 (Pestalozzi) 諸氏之教育思想，關於此落漠問題者，得以見諸實際。特自十九世紀以來，文化大進，智力并增，上列諸氏之教育思想，不免有所修政以期適於當時耳。

斯賓塞爾之科學最貴主義，措諸實用，實有其漸進之次序，自教育家視之，頗饒趣味。自其大概言之，此主義之實行，實五十年來工業社會政治之改革，有以爲之前驅。其第一步，則自中等及高等學校之於一二科學用實驗教法始。化學物理之用實驗教法，其最常者也。曩者雖此兩科亦但憑書本教授；設以誦讀記憶爲練習地，則科學且遠不如文典字彙之有效。科學之特殊訓練，舍實驗方法外末由獲也。顧今之學校，決然採取實驗方法，非必盡信斯氏之說，謂童子之發展，無論何時，當以科學爲常饌也。彼等之意，正復與今人相同，謂科學之方法與推論，非童子心能所能領會；而爲發展心的能力計，科學之不能處處盡適，又與古典學或算學無異。實則常人性質，近於科學者，轉不如近於語言或歷史學者之多，此近五十年來經驗所證明者。卽謂科學爲人人所不可缺，習科學者亦當有其一定

限量，卽就一二科中得其普通方法之意而已。在此限量內，科學研究，誠爲人人所當務；蓋訓練官覺使得正確之觀察，亦人人所當務，而就事實行其集收，比較，分類之研究者，足令思想有條理，馴至對於現象，能爲合理的解釋，因此斯賓塞爾所引爲教育上最有價值之物也。

譯者按愛理亞氏謂科學不能處處適用，與習科學者有一定限量之言，皆爲矯正斯賓塞爾過甚主張而發。斯氏之言以救弊爲主，故矯枉或不免過正；愛氏之言，則教育家審理準實之說，不欲以偏激貽害後嗣，學者當分別觀之。

又按愛理亞氏一八六九至一九〇九年間哈佛大學校長也，亦主張科學教育最力之一人。不唯哈佛之有今日，出於愛氏之力，美國教育之進步，亦多受愛氏之影響。現尙健在，年八十餘。

科學之在中等以上學校，旣得一立足地矣，科學教授之得有相當發展，則得於選科制之設立。選科制者，對於固定課程表而言，固定課程表盡人而施，選科制則就多數科目

中擇其所好者學之。故選科制施行，而後詳細之科學研究可能。學者於觀察記錄，皆躬自爲之，而書籍特爲觀錄推論之輔導。本其所已知，及其所不知，凡皆斯賓塞爾教育論中各主義之應用而已。合衆國之採用此種方法，視英爲早，其施行亦較英爲廣。顧近數十年中，英國教育之改革，他國皆遜其遠與速。試觀新中學校之設立，小學校之改造，如高等學校，如南鏗新頓 (South Kensington) 阿門斯託朗 (Armstrong) 國王大學 (King's University College) 倫敦 (London) 哥爾得石密斯 (Goldsmith) 及各新公立大學，如維多利亞 (Victoria) 柏理斯託 (Bristol) 協非爾特 (Sheffield) 伯明罕 (Birmingham) 利物浦 (Liverpool) 理持 (Leeds) 諸校之布告，則可見矣。又如諸種新工業學校，如習非爾公園工業學校 (Sheffield Park Engineering College) 倫敦同業專門學校 (The City Guilds of London Institute) 倫敦市專門學校 (The City of London College) 巴台洗工業學校 (Battersea Polytechnic) 皆足證明應用科學已爲高等教育之重要分子，即私立女子高等學校，亦具同樣之傾向，如柏得湖

女學校 (Bedford College for Women) 及皇家哈諾衛高等學校 (Royal Holloway College) 是也。上舉諸校，皆教授科學，備極繁夥，且適如斯氏所倡導之方法。若是者，非必斯氏之主義遂爲彼輩所服膺，特以晚近社會工業繁興，少年諸人，欲於社會上盡一職，服一務，舍科學豫備莫由致也。至其豫備之法，則適如斯賓塞爾所欲出耳。

斯賓塞爾之言，謂科學於美術家手工家爲必要，而凡恃手眼之巧技以求生活者，皆不可不無科學理論上之智識，尤爲當時所訕笑。乃五十年來，工藝商業之變遷，大足證明斯氏見解之不誤。科學之應用於工藝與商業者，既如其多且有效，故凡欲擅長製造之國家，不可無廣博之科學豫備，其製造規模之大小可無問也。合衆國中夜學校及函授學校之非常繁盛，正以國中庸於各種工業之青年，欲就其生活所資之化學物理方法，進求其理論上之智識耳。美國各市之青年會，卽此種夜學校之中心，而受業於函授學校者，無慮數千百萬；其人皆役身機械工場礦坑鐵廠之中，深信工業之終竟，必賴乎科學之應用，故於謀生之暇，以函授功課補其初等教育之不及，而增進彼等之地位也。

斯氏德育論中，極不以學校家庭及地方政府之強制拘束爲然，此言之在今日，視一八五八年作論之頃，尤覺切要。至謂童子冥頑好弄，宜令身受自然之結果，則未見其適用於孩提之童。夫孩提之童，蒙昧無知，自然之罰，常居過甚，必有待於長者爲之護持，此理至明，寧斯氏所未喻？特斯氏之意，以謂父師之於子弟，無他職責，唯在監視左右，俾自受其行爲上當然之結果，而不必以人爲者爲之代。此言精密絕倫，自非蔽於宗教上生而有罪與人性盡惡之說，未有不共相嘆服者也。社會未逮人化之境，斯氏亦未遽望其主義之實行。彼固嘗持頑父囂母，生子復劣，鞭作教刑，勢所不免。在野蠻社會中，教育野蠻子弟，野蠻手段，實爲最良之方法。願其希望，則以爲文明既進之社會，宜漸去暴律而趨柔制。今其希望已大半成爲事實；幼子之幸福，視往日已有加而能常；爲父師者，亦憬然於養成自治，爲德育之最初目的矣。特自治生於自由，嚴罰切責監視罔懈之下，自治之力，將何由致？吾美之中等學校爲高等以上之豫備者，於此主義方爲大規模之試驗。美國高等學校，對於學生率取放任主義，於其用功嬉游，舉不過問，一聽學生之自爲，乃入高等學校以後，最易墮入

迷途而有不可振拔之懼者非他，卽此在中學校中管束最嚴之學生也。

更有一義，爲曩時教育理論家所嘆音痞舌而未獲見聽者，斯氏則主張之尤力。其主義爲何？則教訓當使可樂而有趣是也。五十年前，教者皆信欲使學校功課及人生事業有趣而可樂，爲不可能之事。是故欲使幼子爲勤苦生活之豫備，唯有出於勉強驅迫之一途。先生之赫怒，夏楚之威嚴，皆所以爲驅迫之用也。自斯氏之說漸見效用，爲教師者復本其經驗，證明使功課可樂之足能。最難之功課，在覺其有趣之學生，乃不見爲難；其不見爲難，正以覺其有趣故。風氣所趨，昔也斯氏之論，視若異端邪說者，今乃漸爲豈弟聰敏之教師所崇奉。推之社會成事，例證亦至顯明。近世工商理財，皆號繁難，唯於個人關係最深者，其用思之度亦愈篤。自由之人工作勤勉，常視奴隸有加；無他，自由人心中有自欲勞作之動念，奴隸則無之也。故略具智識之父師，深信童子心中，常有勤勞作之動念，但使自由發揮，自能勤勉勿懈，不獨在校爲然，卽入世亦無不然矣。

斯氏所主張之意見，謂訓練以快感而易入，自由之成功，視爲專制權力所迫脅，勉強

於無趣味之工作爲較易者，觀於近時青年自新所之良績，而愈信其說之不謬。凡諸自新所中，其果能使青年改過自新者，必其限制罪人之行動自由使至最小，而同時教以有用之職業，課以生利之工作，使勤奮自立者，得減短其在獄之年限以爲勸者也。反之，嚴刑峻罰，不足救已壞之道德，或適得相反之結果。是知在社會安寧範圍以內，自由不加限制，又利用人類好上喜功及競勝之動念以爲教，乃真能使人自新者也。

現今多數學校，無論公立私立，已採用斯氏之意見而不自覺。如教科學須用實驗室方法，此近今號稱完善之學校所同然者也，實則此亦斯氏具體表示主義之應用，謂訓練當以確用感官爲主，而徒讀故書爲從。亦有多數學校，憬然於記誦之法，不足盡啓迪童蒙之能事；彼雖亦良教育之一部分，而要不得以代耳目手官之討習。斯氏常詳述童子幼年，僅恃官感，而用之不已，已足以求得巨量之知識。今則教者習知此說，非復五十年前之教者可比。故由中學以至高等畢業，學者常須應用自己觀察之力以求得新智識之大部分，其書籍圖畫，爲古今人觀察所得之記載者，則取以爲助而已。青年學者，非如初生之貓，僅

能自用其官感以作發見與知識之泉源而已；又能取同代諸人博觀深察之結果，供其享用。最近學校中之道德教育，率取善行或惡德之實境，攝爲照象，陳列之以供兒童之觀覽，復加以教師之說明。此種新式教法，卽推廣觀察法於他人所觀察之一證。蓋此種教善之法，無論童子性習爲善爲惡，爲文爲僊，未有不樂之不疲者。彼所得之教訓，固由眼官所收當前畫片之影象，而其可驚可愕之境界，樊然表現於彼等之目前者，則爲他人之閱歷，非兒童之經驗所得具也。

『何者爲最有價值之智識』論中，於當時學校號爲歷史之智識，抨擊尤烈。自十九世紀中葉以還，歷史學家已採用斯氏所宣言之史學大義，其結果遂使中學以上之歷史教授生極大變化。今之教歷史者，首注意中央地方及宗教政府之性質與行動，工業之組織及戶內戶外一切生活之習慣，次及全國智識之情形，應用科學美術文藝立法之進步，及人民食住娛樂之狀況。其致此者，固由多數作者教師鼓吹之功，而斯氏抨擊彼時歷史教法之力，尤爲此種改革之原動耳。

斯氏論說中，又嘗謂童子宜令執筆作畫，而以學校中不設圖畫一科，爲童子之重要訓練，爲背乎自然界之指示，無以遂人類官能之自然發達。二十世紀之教師，既已實行其言，而最近英美兩國學校之結果，亦足證明斯氏立說之不誤矣。然此兩國多數號稱最良之中學，尙有不認圖畫一科爲普通教育重要分子者，殊可怪也。

斯氏體育論中之主見，詳而有要，惜近世社會，尙未逮實行此主見之時。近世中等以上學校功課，於身體之注意與健康定律，皆語焉不詳，而於最重要之課目，如動植物生殖之方法，以及男女清潔之必要，則反諱莫如深。斯氏之自由主義，獨有一端，頗爲英格蘭及歐美大陸所採用，卽謂體操武備與一定形式之操練，雖亦慰情勝無，要不足以代源於自然之運動。斯氏之主張，以爲『競爭之活動，發於天性之驅迫者，乃於身體爲最有益，無男女一也。』此主義之在今日，不但實行於學生間，乃至工場之職司，事務室之書記，其職在坐而工作者，亦無不共相採用。蓋爲此等人計，自由運動，固超出形式操練萬萬也。

然而斯賓塞爾教育主義之風行，猶有待於新教育管理法與新輿論之出現；彼猶有

待於美之州立大學，英之市立大學，及兩國中無數工藝學校與高等中學小學校之改造與添設。換言之，自政府國家覺其對於未來國民負有教育之新責任，於是有多數新教育機關之設置，斯氏主義，即漸行侵入於此教育機關之中。此種教育機關，種類至夥，而斯氏主義之進行，即以此而愈利。此種教育機關，有國立者，有州立者，有市立者，有取供於國稅者，有仰給於私人者，有徵收學費者，有入校自由者，總而言之，彼於個人及團體之需要，求與以同樣之滿足。唯其然也，故學校中之科目不得不多，學校中之教法不得不新。唯其多也，故於個人主義團體主義，皆有同情而無偏枯。美國最完備之大學，設科衆多，即此傾向之一證。此諸大學設科既多，教法之精，亦爲六十年前美國大學所未夢見。然科目雖已推廣，而古文及數學之教授，亦未有所減削。歷史相傳之文藝，仍在學校課程之內，但爲課程之一門而非全體，且不強學者以必習。古學萬能之時代已成過去；然學者性情所近，或家世相沿，欲取此道爲其特別專門之學，將見美國多數大學於古學研究之設備，有非六十年前任何大學所能及者。故近來推廣奧斯福大學勢力之提議，非謂古學歷史哲學諸科